自序

余賦性踈慵聲色玩好泊乎無所尚惟于詩書較癖愛兼以累世積墳典日與帖括爲伍余因得尚友古人傳覧載籍然而過目多遺忘不能成誦間有所作鮮深入不可傳故不常作惟不常作益生踈懶

事推諉矣一行作吏遇有關于綱常名
風俗民隱不容無言者公署中無可推諉
倩人爲之罕稱意弗獲已而搦管于酬酢
雜沓中任筆揮灑爰抒己見其間體裁不
一繁簡互異當理與否余不敢信聊付剞
劂用質當世以明余之存心與治事如斯
而已若曰文辭蕪陋不可傳遂避匿而不
以示人是護短也余終無受教之地矣余
則何敢余則何敢

康熙庚申榴月之吉內丘崔鳴鷟題于右
亳公署

烹鮮紀畧目録

清疆界書

姦情事

打死人命事

逆毋滅倫事

祈天鑒察寃命事

姦殺人命買良作賤事

盜賣人口事

強吞弱業事

續派挪料詳

再駁

三駁

裁損轎夫回文

占種地土事

請復遞馬詳

請豁坍塌地糧申文

強姦殺命事

目録終

勦惡救民事

看得孫從治之妻柴氏與流來醫者胡一隆延東西南北之人也柴氏染病垂床從治爲之延醫因此而識胡一隆其後柴氏病愈報德情殷内外不避盖亦尋常百姓之陋習詎料好色之巫臣遂懐竊妻以逃之禍心哉一隆窺從治他出寅夜糾衆至胡晁村擄柴氏于其室姦宿半載柴氏之口供鑿鑿淫惡極矣青天白日之下豈容此魍魅魍魎之横行耶嗣後從治訪知去向同韓甫實等尋至三

強姦殺命事

看得高東遂與趙得龍同院居住窺龍妻郭氏有恣色盖久欲爲入室之挑而祗未得其便耳一日乘得龍收麥田間淫心頓起于五月三十日寅夜闖入郭氏屋内求姦不意烈婦之性湛如也持節不從咬膊喊叫同院岳士選當下聞之最真以致郭氏于六月初二日黎明縊死傷哉郭氏年方二十四歲使非决絕于義不苟生何忍上棄良人下捐孺子而並棄其身如脫屣也行路之人聞週歲小兒

庄忽見姦夫擁妻自不能平願得甘心想亦愚人之恒情耳使于此而同衆拘執送之當官以正其辜豈非快舉奈何忿不能懲私縛以歸致令報復之正理激成擅殺之控愬愚昧無知一至于此閱閩邑打死棄屍之招可恨亦復可矜卑職嚴訊從治等當日動手之兇器及拋屍之處所二人堅執不招及折以閩邑之口供以爲受刑妄吐求緩須臾之死耳一隆原係中途兎脫委無打死情由孫懷仁等亦云同去是實散歸後併不知情再加刑訊從治柴氏同聲呼寃或者一隆因穢行敗露羞見江東父老迯匿他鄉亦未可知不然何當堂質審間隆妻王氏不爲其夫復仇而反以伶仃拖累乞恩求息也况人命至重兇器無憑終難以莫須有定案合將各犯口供暨王氏息詞備録申報伏候

憲臺定奪



駁審

覆看得柴氏被胡一隆夜擄姦宿本夫孫從治緝訪半載始得找獲姦夫姦婦拘執中途而一隆無蹤揆之情理自宜向從治究命前審從治堅稱一隆半路兎脫並無打死情由因無究証又據王氏求息是以詳

憲定奪茲蒙批駁嚴究胡一隆生死下落卑職復加研訊從治等口供如前并刑不招王氏復以拖累控息衆犯俱

赦求釋職思一隆雖無下落而生死未卜且何據柴氏之姦
夫未可與良民同日而語兼以胡一隆之妻王氏登詞求
息其中不無可疑若再加嚴刑恐有冤抑失入今將王氏
并各犯稟詞備敘詳報可否從息伏候
上裁

惡僕陵主事

審得暢國明廼生員暢鯨之堂叔也聞國明當日曾隨鯨
父至任所鯨父故而國明歸家業農鯨以國明投役于父
遂認堂叔爲奴僕時時凌辱今復以惡僕凌主具呈控縣
殊不思本枝百世原與他姓不同律云五服已盡而尊卑
名分猶存卑幼犯尊長者加凡罪一等其投帖之真假姑
且勿論即使果真鯨父收堂弟爲僕人此亦惡官之陋習
况鯨以堂姪而欲奴隸其叔干名犯分莫此爲甚本宜按

律申究姑念事在

赦前暫從寬免令其改過自新將技帖追出註銷倘日後長惡不悛此案具在律有明條恐不能爲爾再寬也戒之戒之

霸產事

審得張氏乃殷實舊家也氏夫阮某棄世蚤生子之楨惑而蕩遺留產業數千金浪費殆盡止剩房院一所爲官債所逼又欲變賣氏慮此房難保乃與女壻溫養鰲密謀假立文契借名賣與養鰲之弟溫元和爲業而自出囊金以償債猶恐其子不之信而同類者之復行鑿剝也即時撥出暫令元和管業以實其言千方百計無非欲牖蕩子以存此房耳原不曾受分毫價也其後養鰲夫婦相繼病故

元和以兄嫂活口無存孤兒寡婦可欺遂起不良之心執契索業殊不思立契交價二者俱明方爲有據而交價尤要明白今元和契雖在手至訊其價交何人同誰過付問之本主本主未見問之鄰佑鄰佑茫然問之寫契之王國賓國賓亦云不知而乃借口交與之楨之叔阮自觀自觀已死孰能起九原而問之乎且張氏隨娘子阮昌祚見在此房居住自順治五年又將閑房轉賃與王耆秀等累年賃價皆係昌祚收用衆証口供鑿鑿至康熙二年之楨母子復搬此房居住元和亦寂無一言世豈有用價買到之房任人居止任人轉賃二十餘年全不過而問焉之理或者迫于時勢不得已而隱忍以俟後日耶乃元和昔爲官戚今仍父子青衿不爲無勢張氏母子伶仃人所共知何所顧忌而不蚤辯遲至數十年之久必待養鰲夫婦雙亡而乃爭業乎種種情弊愈勘愈顯本當按律申究念事在

赦前姑從寬典相應追契存案斷令之楨母子照舊管業天理民彝庶乎其不泯矣



重脩河津縣學宮碑記

佛老之教清凈無爲毫無裨於世道人心而服其訓者如黃冠緇流見梵宇神祠稍有損壞必多方募化竭力脩葺而學宮爲斯文根本之地我輩終日誦其言遵其教而目覩廢墜乃置之罔聞是黃冠緇流之不若矣其何以表率一方敦教化而美風俗乎己酉冬余受

命理津邑到任後即謁 文廟週廻瞻望但見櫺廡賢祠鞠爲茂草敗壁頹垣荒凉滿目牛羊時出沒其中且旌麾無

有簠簋不列問所謂曲懸佾樂者皆茫然不識爲何物余惕然者久之曰此余之責也乃亟制俎豆購求樂器自捐俸金継集紳士共商維新之舉諸紳士亦咸樂輸於是庀材鳩工首大成櫺星兩門次東廡以及鄉賢名宦祠併周圍之墻垣徹底重建址必厚築必堅程工量日命諸生分監之余仍不時督視指畫工興於戊秋告竣於亥春規模仍舊而以崇以固視昔則大不侔矣津士子瞻廟貌而肅然起敬人人自勵共相勉於道德仁義之途則斯舉也於教化風俗未必無小補云會余以憂[illegible]暇及有遺憾焉後之守土者倘能念[illegible]而畢觀厥成是則余之心知也夫是則余之心知也夫



禁輕生示

爲嚴禁輕生以全民命事照得人命律例数十條而投井自縊不與焉此非古人法制之滲漏乃正所以善全民命也邇來刁潑成風愚夫愚婦動以細故輙行自盡藉爲可憫有司不能體會律意但有人命率多委官相驗輕斷布棺而苦主之無良者又每視爲奇貨扛屍人家肆行無忌莫敢誰何百姓一遭此變茫然無措家有千金人命即值千金彌逄屍親打點衙門種種繁費莫可殫述比及事結

而家已破矣人見屍親之得計也飽溪壑快恩讐爲所欲爲無不如意遂至扶持之念熾而輕生者愈衆如近日自縊之劉氏服毒之李氏與夫投井之劉滜溪告詈告毆者紛紛扛屍碎器者接踵牽連鄰里躭閣庄農及至當堂對質祇因碓磴之細故並無毆打之情由浹辰之間連殞三命流毒至此良可痛恨本縣稔知斯情思與爾等力挽頹風除將劉宗順審虛量責押埋外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有投井自縊服毒身死者該地方赴縣禀明即時掩埋爾民如敢仍前誣告及扛屍圖賴人家者本縣立刻拿來重責二十板枷號一個月以爲指命嚇詐者之戒決不差委相驗斷布斷棺俾人咸知輕生者之無益而有損也則所全活者多矣法在必行各宜凜遵



給發油炭示

爲給發油炭以資誦讀事照得士居四民之首是必步趨聖賢黽勉學業士風斯爲稱善本縣夙以興教化爲急務受事以來即欲與諸生勤課文義朝夕切磨期共致于青雲之上道義之中奈三時拮据倥偬未遑擬于冬初舉行不意忽遭大變遂爾中止然而嘉惠學校作養人材之念實未嘗一日去諸懷也茲值天氣嚴寒貧富不同爾諸生得無有欲奮志而膏火維艱者乎今本縣捐俸置買油炭

數千斤發學給散以爲霜天攻苦之資爾等俱于念八日
赴儒學領取或曰往例從無此區區者似不足當諸生之
一顧然而物渺情殷誠體此厚相期許之意俯首青編未
必非鼓勵風俗之一助也多士勗諸

清疆界書

前日匆匆未獲飫聆 教言爲歉 太尊原批兩縣之詞
但言保甲界牌查循舊例並無集市字樣因 老寅台言
及弟不得已而借改数字然又恐爲左右所欺有傷足下
之明姑爲 寅台陳其畧即如雙營一鎮津民以爲屬津
滎民以爲屬滎津民之言有府縣誌書可攷滎民何所憑
乎據滎民侵界告詞云雙營廼買伊滎河地即使無稽之
言盡屬可信然而受價管業法律所宜何爲侵占今有賣

田宅僕妾于人而曰彼侵奪吾物也有是理乎至于界牌原在西安鎮自李寅公代庖河津遂北移界牌二里許雙營之有界牌自李公始因而印斗作牙以漸而加遂與津民輪集迨後津民被欺換門守户自爲貿易此亦無可奈何學老子之退步耳未嘗越俎而謀今榮民反以亂舊制相賣告若論舊制則西安鎮迺榮河界尚不能望雙營之武又安得而爭集市乎且少就多寡隨衆自然之勢也查雙營保甲津民四百二十家榮民止三十一家載在冊籍的的有據以數而計不啻九一今欲強數百家而從三十一人衆寡倒置莫此爲甚孰公孰私孰曲孰直當必有能辯之者況趨近擇便人之恒情茲欲使舍自已之市屢盡營營逐逐于榮地以盈榮欲而後止此亦萬不可得之數矣大抵榮民悍津民柔前會勘時孫家堐下居民出位而言雙營之保甲目覩如此往時之欺蔽可知吾兩人止宜遵原批所有虛公剖斷亦何必節外生枝而與羣卜輩作馬牛乎惟 高明裁之



姦情事

審得生員趙珍呈趙廷善之子趙奪奪在堡門洞拉伊子媳張氏一案趙奪奪昏暮拉張氏雖未成姦情實可惡本冝照强姦未成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洞門係往來通衢非行姦之所況有跟隨陳氏相隔止數步乎似爲酒醉使然將奪奪重責二十板以爲酗酒招事者之戒趙珍果爲子婦雪耻當速呈官究治如何遷延時日逼奪奪等私立攔詞而摔趙廷善之牛騾車輛乎是閨門辱行反以爲奇

貨可居身爲名教中人此何事也而可受賄無耻極矣本宜按律申究姑開一面重加朴責以懲甲污仍断將所捽牛騾等退與原主其餘朋謀窩牛之趙積成等一槩從寬免議

打死人命事

看得原依初與吳清皆木筏之牙儈也因蠅毀不均彼此爭鬪原依初遂糾原光斗毆打吳清而依初持磚誤中從旁勸解之柴洪更越念二日中風死前後招供鑿鑿其爲誤傷無疑矣按律法當擬絞但柴洪更之死雖由原依初誤傷然保辜之字乃柴族私逼張大用代寫依初並未見面與官司立有文案者不同況傷亦不重而殞于限外之二日未必不因蕩意不檢調攝失宜致有解衣包火之禍

耳不然何吳清傷重無恙而洪更傷輕反斃耶原情度理
則擬絞似爲可矜今查行例十六號內有鬬毆殺傷者或
減等寬免責四十板追銀四十兩賠人之例玆依初所犯
誤殺之罪與此例脗合相應照例責賠其銀追付洪吏之
母收領以爲贍養埋葬之資庶情法兩協矣至原光斗附
翼而毆吳清杖懲不枉餘審無干免議

逆母滅倫事

看得丁楊學之姊丁氏再醮于賈光玉爲妻賈王昌賈牛
娃乃前母所生之二子也從來前家後繼率多冰炭父子
分爨其所由來者久矣緣光玉染病垂危眞情發現囑其
子向丁楊學家將平昔所寄之麥豆令其載回以送終不
意楊學窺光玉病篤頓起不良之心隱匿不給致令光玉
歛恨而歿此時丁氏自合遵夫遺言以理諭弟歸還麥豆
以資殯殮方爲得理而乃左袒母家忿毀靈桌與前子角

口復席捲所有私携以歸丁氏之心至此幾不可問矣迨
王昌赶至中途奪回衣物以盜轉家私具詞萬泉縣丁氏
經審理屈自覺愧赧遂赴楊學家居住楊學當以忠言勸
歸胡乃揑逼嫁之詞瀆控 憲臺雖似爲姊吐氣殊不知
措財不吐已干受寄之條按律究擬難免竊盜之罪合將
原寄小麥一十三石莞豆六斗照数追還本主以爲埋殯
之資至于賈王昌雖無逼嫁之情但中途奪衣亦非敬承
之道量責以正名分仍令奉養丁氏終年餘審無干免議

詳 天臺察寃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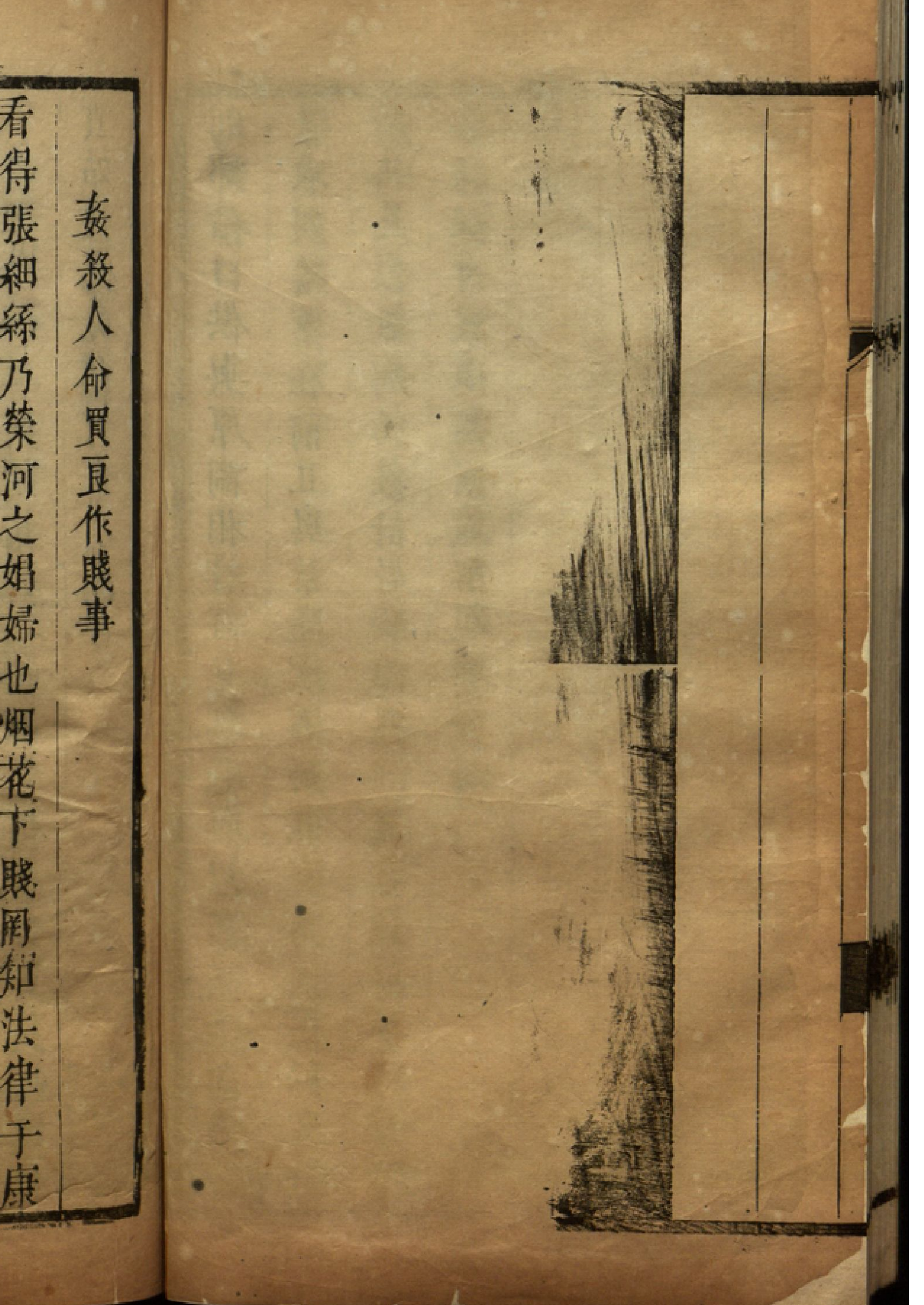
看得王景隆乃王弘烈同父異母之弟也景隆爲梢工李
養心妻甥于閏二月内夥船運炭沇登亮係船主人逮至
三月初一日景隆逃走弘烈故有斯控職思從來塘地加
害非圖財即洩忿断未有無故而傾人性命者沇登亮與
王景隆素無讐隙又無貲財訊之弘烈口供鑿鑿亦何利
而爲此或者當下相角忿不及持致然及審鄰佑張自梅
等景隆不曾至登亮之門併無呪罵吊打情由有何讐恨

且同船做生意者李養心也即有他故養心定知其詳今乃不告同伴之養心而告從旁之登亮其情不無可疑據王弘烈供云不知養心故不告他再查弘烈與登亮爲路人養心是其戚屬不知與養心行船何以反知登亮爲船主人則其指命居奇之心事不待智者而始悉也卑職以人命至重隨將李養心研訊據供景隆潛盜盤費銀回家于次日即向伊家跟尋渠見弘烈亦知恐其陷害于三月二十日具有禀照可查玆欲究命于風馬牛不及之登亮則鄰佑口供與原詞相悖証見無憑難以懸議欲向養心追求則案禀在前且與景隆飲酒解旺店内酒罷歸家衆所共見似無别情詭計局騙想亦刁民之故態今將口供備録詳內或准案候或解親審統候

上裁

姦殺人命買良作賤事

看得張細絲乃滎河之娼婦也烟花下賤罔知法律于康熈五年九月内用銀三十五両買到萬泉民蘇可立幼女爲娼而閨閣綠窓女竟爲秦楼紅裙婦矣細絲買良爲賤滿杖不枉其美娃之父可立久爲逋糧無踪而知情嫁賣者乃美娃之母薛氏與伯蘇可興也雖云錢糧悪繫忍令幼女爲娼廉耻掃地已非人類均杖奚辭其張吉所于世德薛天福違法媒合減杖杖椅遣第各犯事在



前相應免罪至于各犯所受財禮均應入官但其中有不能復吐者如薛氏受財二十兩當時賣女原爲完糧而糧完囊空薛自身受銀五兩已經物故俱難追取惟蘇可興並媒人等銀十兩合追入官女斷歸宗付蘇可興薛氏收領另擇良配再查所告姦殺事薛氏之後夫吳國林久逃未到証佐無憑難以懸擬其蘇蕤與蘇可立雖係一族從未往來今一旦興詞揑騙之情顯然但所告買良爲賤是實姑從寛免議可也

盜賣人口事

看得婦人之無良者至賀氏而極矣其夫王賴兒于去年五月内出外貿易至今纔年餘耳不念結髮之愛而遽諧同夢之歡携子改嫁與素有姻親之張文興中冓之言尚可道哉本當從重究擬姑念幼子尚在襁褓撫養不可無人重加杖懲斷歸前夫取領存案其擅娶有夫之妻之張文興與主婚之王國明併說媒之王吉成等分別杖懲以儆頽俗

強呑弱業事

看得生員高㫌高垣乃土豪世家也以叛犯之餘孽濟惡兩世蠶食一方覇種李映廷田地六十畝包攬薛鳳耀等錢糧数十石誣佐口供鑿鑿已經詳申在案今據生員闞光大呈爲強呑弱業事隨將一干人犯拘齊研審問其地係誰業誰人納糧乃闞光大也誰人耕穫乃高垣父子也同誰立契同誰交價俱屬子虛及細勘真情乃垣父子憑恃宦勢威逼闞璞立約而強奪耕種者也璞何人也乃光



大之堂兄也竊惟地各有主授受宜明錢債折准律有明
禁況假閻璞私債折准光大之田契証無憑本主並未見
面而地已爲高氏有矣衣冠中有豪惡如此者乎光大曾
向理明而垣不能以義爭父乃助父爲惡毒打光大髮拔
齒落致令含寃至今地糧關乎 國課事愈久而惡愈大
王法之所不容者也本當按律究擬念候代在即姑從寛
典斷令地歸原主着關光大管業當堂交付明白四十年
沉寃至此其昭雪矣

續派柳料詳

看得蔡家樓河工續用柳料原因河勢頂衝洪流潰涯估
計之物俱已用盡河主簿呼籲告急卑職到任未及浹辰
不能爲無米之炊目覩危險難需時日是以一面詳請一
面分派目今下埽防護所用俱係詳請續派之柳若非此
物則防禦無資束手待潰目前河勢已入不可知之境矣
貽悞豈獨在卑職哉幸而搶救無虞茲蒙
憲駁作何設處不蹈私徵之咎卑職再三籌畫別無良策

或將續用柳料暫借民間俟河勢平緩不下埽料之日查閱数目容卑職設法陸續補還其餘剩者計数存貯工所以作來歲河工應用至明春估計分派之時按数抵数接美減除庶民不致重困矣此移緩就急不得已而曲全之策伏候

憲奪

再駁

覆看得蔡家樓河工續用柳料原因河勢頂衝洪流潰涯估計之物俱已用盡屢奉　憲檄催督備辦卑職到任兩日後即親赴工所目覩危險難需時日是以一面具詳一面分派仍集紳衿百姓公同計議從前舊規目下設處之方衆議僉云水勢潰涯非埽料不能防護若候詳允而後派徵恐緩不及事當此危急之際闔邑身家性命所關情願輸助柳料以濟急用按有公詞在卷所以隨派隨催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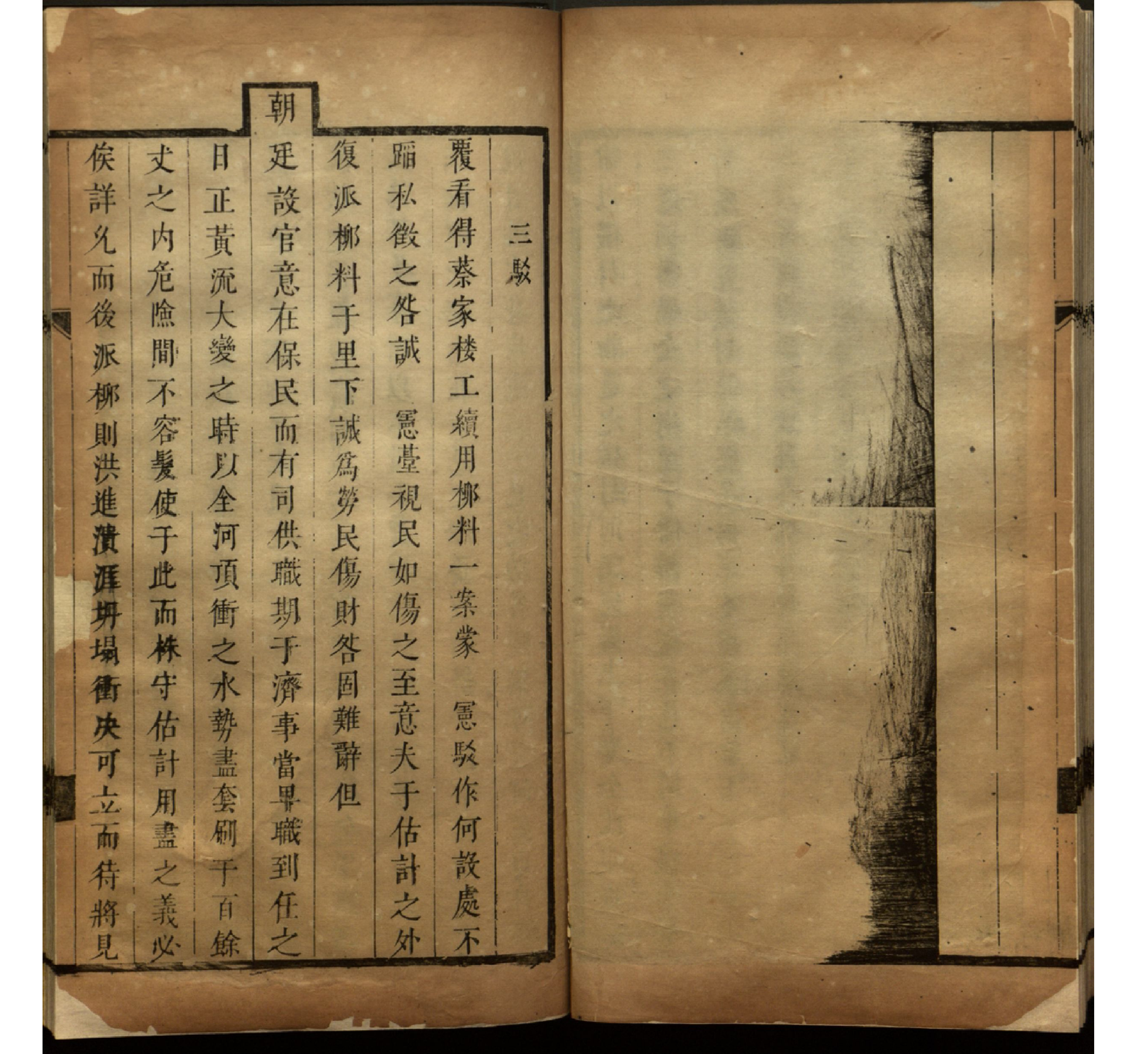
運隨下自九月十八日起至十月二十六日止共下埽十五個共用續派大柳一萬五千三百七十六束茭二千四百七十六條蔴五千三百五十斤樁六十一根已經繕入原估柳料數目冊內分晰項款造報在案茲蒙

憲駁作何設處不蹈私徵之咎誠

憲臺恤民至意但柳料原係河工亟需卑職從

國計民生起見是以從衆公派若非此柳則防禦無資必有坍塌冲決之患卑職亦不得而辭其責也目今百姓樂輸以儀封之物還之儀封河工完固上下安全此即該處之道別無黙金之術至于備辦茭纜各邑不同卑職受事無幾細查儀封節年底案向來茭纜俱出里下不係河夫是以循例均派非敢混入也再查此案已蒙

總河憲臺如詳批允擬合一併詳明



三駁

覆看得蔡家楼工續用栁料一案蒙憲駁作何設處不蹈私徵之咎誠憲臺視民如傷之至意夫于估計之外復派栁料于里下誠爲勞民傷財咎固難辭但

朝廷設官意在保民而有司供職期于濟事當卑職到任之日正黃流大變之時以全河頂衝之水勢盡套刷于百餘丈之内危險間不容髮使于此而株守估計用盡之義必俟詳允而後派栁則洪進潰淮坍塌衝决可立而待將見

汛濫所至数十萬生靈盡付波濤不惟有害于民生亦且
有妨于運道至此而議堵塞合龍門恐所勞之力所費之
財盖不可以億萬計矣事不濟而前功盡棄貽悞封疆其
罪不更大乎綢繆于未潰之先用力少而成功多補救于
旣壞之後糜費廣而成功難利害功罪相去遠矣卑職權
緩急較多寡所以不惜小費毅然派役而不避也前詳設
法補還之語因在危急之際蚤夜拮据于河干風濤之上
視百姓之身家重視一已之功名輕無可奈何故爾自認
以俟徐圖目今河工完固洪水安瀾百姓皆云爲吾民懼
災禦患而令有司賠累于心不忍情願輸助椰料以完
上件衆口僉同毫無勉強現有士民呈狀在案今蒙
憲臺復以百姓樂輸設法補還兩議不相符合駁問查補
還之詳在先係卑職河干自認之語輸助之舉在後乃闔
縣士民急公之義事不相蒙而誠意感通亦可見三代之
遺直猶在民心茲將前後互異之情擬合一併聲明懇乞
憲臺垂鑒下吏任事之難俯賜轉申庶

憲件得結而向後之河工亦致畏縮不前矣

裁損轎夫回文

看得儀封彈丸之區東接齊魯西近省會乃河濱之孔道也本縣設有損轎夫二十五名伺候往來勘合差使僅足供用今奉文議裁止留夫頭遇差發銀催覔此固為

國節省至意但此役與他役不同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耑以肩上為活計損轎夫不能為尋常百姓之事猶之尋常百姓不能為損轎夫之事判然兩途而不能通工易事者也有差之時汗血交流工食止供當下之用無差之時如

無工食何以糊口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若禁錮之使候差而食差使往來難必緩急勻停此坐斃之道也若聽其出入自如枵腹難堪勢必星散四方一遇緊差經臨雖有銀錢僱覓勢難驟至若覓百姓代擡又皆不能勝任至此而欲不悞事豈不悖乎夫失悞不可僱覓無人而有司者功令迫之于前叅罰隨之于後必思所以蓄養此輩蓄養又無點金之術萬不得已勢必派幇貼于里下省

國家有限之金錢費百姓無窮之物力其流弊可勝道哉

天下事有坐而言鑿鑿可聽起而行扞格難通者此類是也卑職爲地方起見言多切直伏乞

憲臺俯鑒難行之情轉申照舊應

皇華不致貽悞矣



占種地土事

看得張立正之告單㯙也從渠叔張尚禮起見而王法曾等之羣控單㯙也又皆立正指使朋比而爲之者也儀封臨河一帶地經大水漂沒之後村落丘墟一望靡蕪毫無界限雖有智者亦無從而辯其爲誰氏之業也惟是按冊筭糧按糧丈地兩相質對如果地浮于糧則占種之實立見究擬自爾無辭今查單㯙在冊糧地共四頃八十八畝而丈㯙見種之地止四頃三十餘畝糧浮于地五十畝則

單悷之無占種也明矣又查立正在冊糧地九十九畝所丈見種之地九十五畝而詞内告單悷占種伊地乃一頃六十餘畝就使立正不種寸土而所告之数已浮于本身冊地誣告之罪奚逭哉又據王法魯等所告單悷占種之地五紙共七頃有餘畝而單悷見種之地止四頃餘畝即舉單悷之地盡給散于衆人尚欠三頃不足数彼單悷在冊四頃之糧又將取償于何人乎是法魯等所告亦虛矣或者占種立正一人之地爲時無幾猶可諉云至今始知

今立正法魯等衆口一詞僉云占地係康熈十年事夫以原告干証三十人耳目不爲不衆占種至于三年其時不爲不久此数十人者豈其盡皆木偶全無知覺必待立正提調而後羣起而攻之乎則其爲黨告黨証也無疑至于蔡三之地乃係明季時賣與單悷單二損之地因差糧應辦不前承糧與悷亦出本人情願列款如鱗毫無實據立正尚禮朋比爲奸均應一杖王法魯等甘作傀儡線索由人亦應量責姑念鄉愚從寛餘審無干免議至于拖累多

人悉有饑寒切身詞狀在案暫從民便免解伏候

憲裁

請復遞馬詳

爲請復額設遞馬以便行差事竊照儀封縣遞馬二十四匹自十二年卑職到任後裁去四匹留馬二十匹康熙十三年正月內二次奉文協濟南陽縣宛城驛馬十四匹卑職即差馬夫四名隨帶工料銀兩計日支給在彼餵養行差後跑傷三匹倒斃二匹隨如数買補壯馬五匹赴彼更換訖其摔回跑傷馬三匹亦經陸續倒斃俱皆買補入號後于本年五月初九日又奉文協濟鄭州馬三匹卑職不敢

遣悮于五月二十日又撥壯馬三匹解赴鄭州訖五月十五日又准南陽縣關稱儀封協馬又倒二匹關催補換卑職因驛站事急懇詳請遲悮不得已又撥壯馬二匹補解南陽訖前後協濟南陽馬十匹倒斃更換馬七匹協濟鄭州馬三匹是儀封縣二十匹之[illegible]馬已盡付于二驛用完矣其陸續買補倒斃馬七匹往睢州走差跑死一匹跑傷回縣倒斃一匹卑職又將原籍帶來馬二匹亦揮入號行差現今內外在號馬止有七匹行差查儀封舊係東西孔

道河務倥傯時差使往來不絕目今河工如故未甞少減于昔時也近日大兵經過　部差至縣換馬又成南北通衢矣以二十四匹行差馬之地而頓減爲七騎已屬難支況又添南北之差乎嗟此寥寥七騎而供東西南北之差欲不悮事豈不難哉且經斷馬之後鄉紳士民不敢養馬而應養馬者又經二次購買搜括已盡若遇大差經臨即有銀錢何處僱覓若不蚤爲詳請臨期必致悮事卽卑職之功名不足惜而干係

皇路之馳驅其所以費　憲臺之籌畫者恐多也至于馬
去而喂馬之夫工食亦因之以遞減往年額設馬二十四
匹伺候行差馬夫十一名十二年留馬二十匹則減去馬
夫二名止留九名今留馬七匹按馬計夫止該二名半馬
夫以之喂馬尚不足用一遇大差皆包傳旗動用數名又
將何以應付乎種種無米之炊實難措手合無詳請
憲臺軫念支應之苦作何添設或照十一年舊額庶
皇華有賴而差使不致貽悞矣

復請遞馬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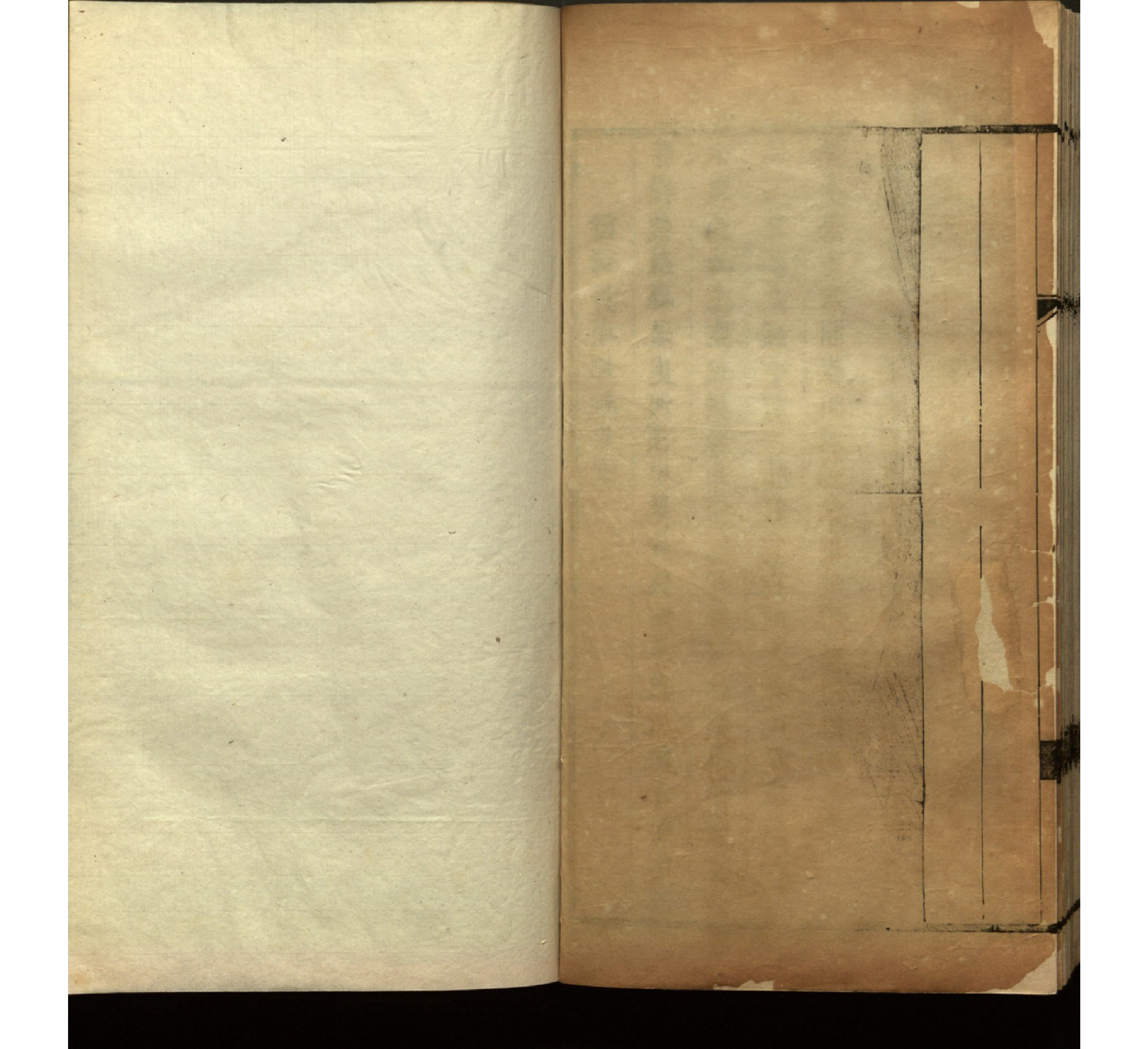
覆看得驛遞衝僻隨時變更原無一定其間應增應減惟
在　憲臺相機酌奪期于勞逸適均無悞
朝廷之公事耳如儀封縣向係東西孔道無南北差使舊有
遞馬二十四匹供應可以不悞自卑職去年九月到任後
裁去四匹今春正月內二次奉文協濟南陽宛城馬十匹
五月內又協鄭州三匹現今在號行差馬止有七匹前因
不足應用詳請　前憲復額蒙看儀封與蘭陽同途次衝

着勉力支持既爲
朝廷職官當此軍興旁午之時敢不竭蹷供役勉效馳驅但目今江西告警大兵進勦俱由儀封過渡前站差官傳旗背包引路應用馬匹不一而足以及供兵必需之騎併時雲集東西輻輳南北交馳較之蘭陽不啻天淵是豈區區七馬所能辦夫安可與蘭陽同日而語乎查儀封南距睢州一百二十里北至東明一百二十里站路遥遠行差必擇餘馬方能勝任目今馬少差緊昨日將軍經過南北兩差一時跑死馬二匹跑傷僵臥者二匹卑職無奈又將原籍帶來馬四匹復撥入號頂補行差今卑職原籍帶來之馬亦已陸續用盡而本地又無馬可借若再有大差經臨憑何應付而況此路一開將來賫奏報捷種種飛差又理勢之所必至者乎夫儀封之所以協濟南陽等處者以向來南北不通路僻差緩耳今南北交衝而仍然協濟他處蓋爾儀封何能當此重困乎不得已而再爲籲請懇乞

憲臺軫念河干窮邑馬減差增且站踣甚長萬分難支或准復舊額或令他處協濟庶公務有賴而驛遞不致廢弛矣

請蠲坍塌地糧申文

看得儀封縣逼處河濵中界黃流兩岸民田数十年來被水漂沒地主空包錢糧血盡毛枯無可呼籲今幸蒙條議准行查辭此誠千載一時窮黎甦息之日也卑職遵奉虔諭茲據里民開報坍塌地数前來職隨履畝踏勘委係坍塌水中並無虛捏情弊相應詳請題辭以除民累以廣皇恩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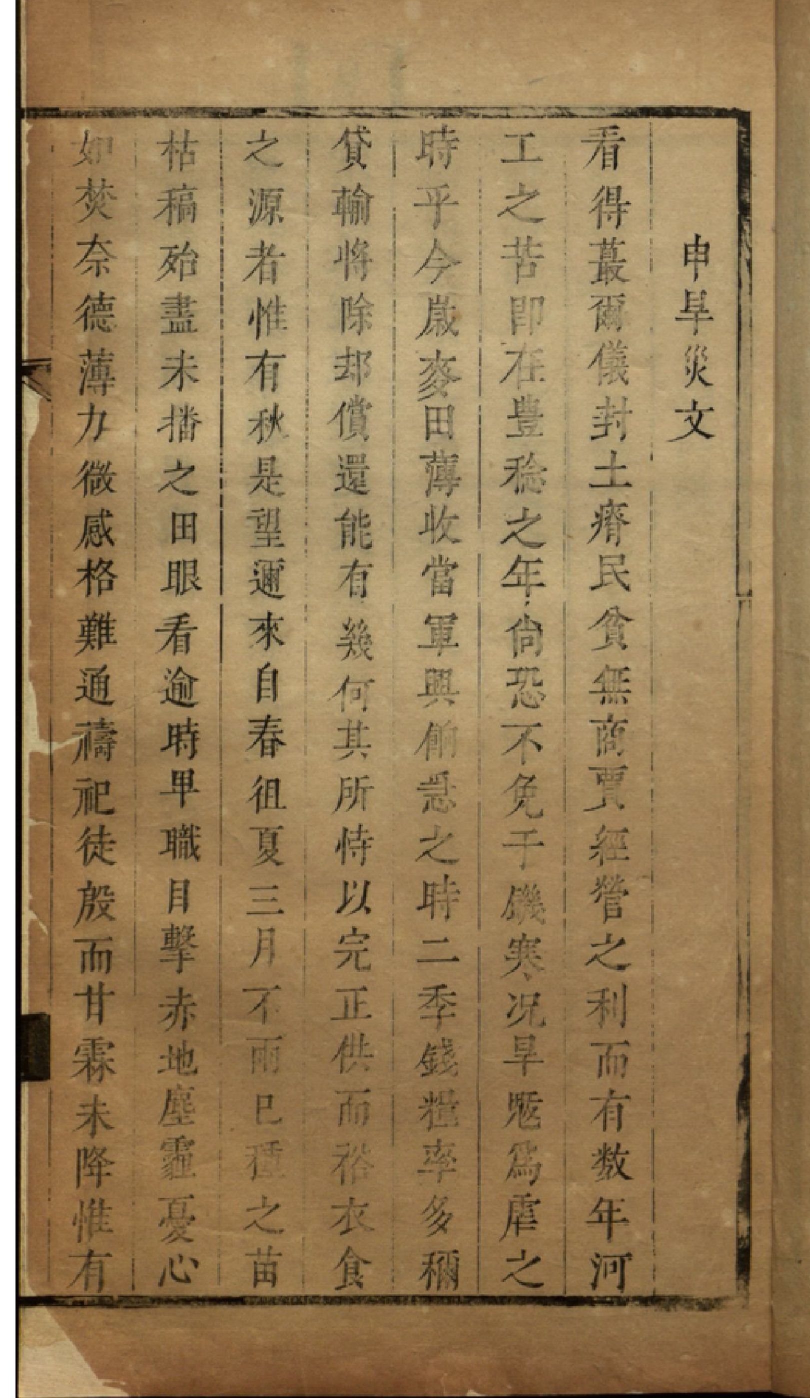
呱呱悲啼無不欲食東遂之肉者尚敢逞其狡辯誣爲和姦思卸其罪愆而不知咬嚋窘辱之情狀蚤以和盤托出矣天網恢恢又安能自逃于法外乎相應按律究擬以慰貞魂但事關人命重案卑職未敢擅專擬合具詳

駁審

覆看得高東遂強姦逼死郭氏一案卑職初審時東遂即以和姦自認職以死而言和姦其非情因加刑訊東遂乃云委係充夫行姦三次矣夫充姦至于再三恐世無此等癡人卑職所以復加刑訊東遂堅供不易隨具詳申

上及至廳審東遂改口云酒醉誤入郭氏之室而充夫行姦之語委係受刑妄吐查東遂自認和姦在于未加刑訊之先有何逼迫而遽然妄招則其爲狡辯也無疑至云酒

醉誤入郭氏之室査郭氏院内不止一家不向别家而偏闖獨宿少婦之門酒醉無知之人顧如是乎且自認充姦共有三次豈前二次亦皆酒醉使然耶推勘及此東遂雖有百喙亦不能自爲解説矣夫始而咬膊繼而自縊喊呌聲聞于外岳士選之口供具在右膊上之疤痕宛然則姦之非和也明甚獨是餙强爲充之詞今批覆審始終如一窺其堅確恐刑之意無非欲襲和氣以開日後之辯竇耳總之郭氏因姦致死本夫不曾毆逼東遂便無生理强固抵不强亦抵律有逼死之條别無充姦之例按律擬斬洵不爲枉



申旱災文

看得蕞爾儀封土瘠民貧無商賈經營之利而有數年河工之苦即在豊稔之年尚恐不免于饑寒況旱魃為虐之時乎今歲麥田薄收當軍興倥偬之時二季錢糧率多稱貸輸將除却償還能有幾何其所恃以完正供而裕衣食之源者惟有秋是望邇來自春徂夏三月不雨已種之苗枯槁殆盡未播之田眼看逾時卑職目擊赤地塵霾憂心如焚奈德薄力微感格難通禱祀徒殷而甘霖未降惟有

仰天長嘆而已茲值鄉紳士民呼籲前來雖秋災有例尚未届期然而小民疾苦自應代爲預請伏候

憲臺届期彙報庶群黎稍沾

皇恩不致流離載道矣

設官招商議

看得爲政之道必先去其妨吾政者而後事治政舉自無扞格難行之患矣今 憲臺緦緦然以民生爲念思舉舊法而更張之以官如何設商如何招爲詢然有二難不可不熟計而審慮焉如歲杪工畢相視河勢情形預爲估計此現行之例也然而河勢變遷無常工程緩急莫定估計之數非多即少自非河伯復生萬不能稱量弗爽如是之恰當也估計數多則餘剩自應存厰但存厰日久勢必浥

爛浥爛不准開銷官俸幾何而能當如許之賠累此一難也再查估計数少少則不足供用原估用盡而河工不止當事者自難徒手搶救必須再派柳料及至工畢所用之物不准續估不許開銷盡歸有司設處頂下官俸幾何而能有如許之設處此二難也夫官與商一也商無甘心久賠之商不待言矣見在之官不能賠後設之官獨能賠乎官不能賠勢必取之于民愚以爲欲甦民困先除官累而後可以責其成功今議定估計銀兩先行請發委官坐買

柳料交廠堆放工急應手搶救工緩節省存廠存廠之物應于未爛之先不拘本境別邑在于有工之處通融動用詳請開銷庶不致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而浥爛之患可除矣又如原估之物用盡而水勢仍然泛濫又須酌量情形再爲採買以備急需期于不悞河工而止統俟年終銷筭庶設處之害可除而賠累之苦可甦矣去此二患則設官招商無乎不可上不悞公下不擾民一時無弊經久可行若夫官如何設商如何招發銀買柳權衡皆在

上臺非下吏所敢擅議也不然者多備不准浥爛續估難
于開銷進退兩無所據見在之官業已置身湯火而無可
呼籲後來之官與商又誰肯自投陷穽而不之避乎

一弁議

覆看得有治人無治法廼千古不易之定論蓋以一邑有
一邑之風俗一人有一人之行事有彼然而此不然者殆
未可比類而齊觀也若不問行法之人而祇議所制之法
法立弊生安見現在之官皆盜跖而後來之人盡爲伯夷
叔齊乎請就儀封河工論之自卑職受事以來遵
朝廷設官之意體 上臺爲民之心矢公矢慎必約必親事
事均平毫無偏累如祥符紳士所呈之五弊儀封全無似

無所用其更張至于今歲河勢自甲職斋宿祭禱以後不費

朝廷金錢不動民間枝束洪流盡歸引河数十年射堤狂瀾一旦順流東去即甲職捐俸自買之柳料亦且束之高閣似無所用其採買夫設官招商

憲臺之美意悉欲出民于湯火爲有工而言也目今儀封無工且據目前之情形預料來歲之河勢十四年亦無工即使設官招商合俟有工之處事久論定甲職照例遵行當下無獘無工事治民安亦無所用其籌畫若夫續估難于開銷年久不准浥爛甲職止此二患變通與否是在

上臺前詳已悉無庸再贅者也



措財殺命事

看得衛廓真貪婪無厭之徒也数十年來倚財勢權子母剥削窮民習慣成性兹復以明季折筴之帳告爲近時買花之銀至閱其文約乃順治四年間事其交銀之明証則云同中宋自得自得已死安能起九原而問之乎以折筴而捏爲借債以三十七兩而倒換爲八十六兩臨詞增爲一百五十両種地碎券增銀換約顛倒由伊且將十三歲小兒牽連詞内無良極矣今撥劉自明償還单帳本利已

逾三倍有何厮欠而輙行上控違禁取利應銷原約杖懲

但念異鄉老髦可否免議伏候

憲裁

鬭毆事

看得馬寶與孫氏故夫朱守貴乃姑表弟兄也孫氏夫死無倚孀居守制有少年任亮者向日曾與氏夫同院居住想久爲入幕之賓矣馬寶盖門外漢而心切同夣之歎者也一日任亮因運柴至氏家寶適相値與之角口孫氏左袒任亮馬寶忿恨不平遂至相毆此當下之情形也使任亮爲端人自晝代氏服勞戚屬尙當知感何至來無端之疑哉則其從前曖昧之心事盖不問而可知矣馬寶雖係

瓜葛寡婦之門自宜避嫌來赴氏家胡爲乎攜寶供爲探望孫氏詢氏夫在日未嘗數數往來而偏効欵曲于夫没之後何前踈而後親一旦般勤若是歟此二人者一以服勞爲由一以探望窺伺懐淫妬之心而遲兇毆之行均應加責以爲挑逵生事者之戒孫大乾閨門不肅量懲示儆孫氏孀居招尤婦道有虧速令改嫁以絶禍源可也

遺糧累害事

看得從來地畝之牵混無如此案之難清盖緣時遠人亡九原不作質對無從故奸民得以上下其手耳儀頁姓有趙萬康者乃已故趙萬艮之堂弟寄食他鄉今始歸里而承萬艮之絶業者也萬艮糧浮于地以蕭時旺昔年曾買萬艮之産疑其過割不明多占巳地因而訟府此卑職未到任以前事也府批縣審卑職研訊萬康地畝疆界究其所以占種之故率多揣摩之詞何也以萬艮巳亡故也于

是驗蕭時旺之約逐段清丈其地因不敷糧数無可究擬遂申府結案然而趙萬康之虛糧終無着落是以諭令細爲查訪萬康跟尋原業自下而上有已故之郭一鸞與見在之邵文昇則其人也時旺買一鸞之地經手過割者舊里書齊扳桂也一鸞買文昇之地經手過割者舊里書翟于民也即集一干人犯當堂面質隨驗于民之歷塗抹可疑因而刑訊于民供是蕭時旺使我爲之隨刑訊時旺致歷之情時旺供係一鸞之姪郭玉與翟于民做的與巳無干隨與郭玉問其買賣地数過割多少俱云不知何也以一鸞亦亡故也卑職以地畝錢糧關係而郭玉爲承業之人隔手難核真僞于是又爲丈地之舉以定虛實及與文昇郭玉量地二人驚馬先斷不遵丈地之言奔控

藩憲刁哉郭邵卑職庭訊時加朴責者于民時旺耳未嘗片言摧折有何難爲而揑此膚愬健訟極矣玆蒙批審隨拘經手里書及節年老歷徹底清查隔别細審復加刑訊翟于民始吐真情云郭一鸞原買邵文昇地十二畝因地

鄰故絕乘機多賣四畝八分過與蕭時旺爲十六畝八分郭玉查歷恐懼買少賣多之罪故與我銀子將一鸞買邵文昇十二畝之冊地改爲十六畝八分以滅其迹則三合相同無可稽查矣實是小的爲貪所使作的弊與齊投桂田永慶無干隨刑訊郭玉改歷之事猶嘵嘵致辯及提于民面質始俛首無詞援此王承一鸞之業應令郭玉退冊地四畝八分與時旺時旺轉退與趙萬良庶爲得理愚哉郭邵猶恐兩次之推獻難掩一時之真情故爲此舉以徼幸而不知欲盖彌彰適所以速其敗露耳郭玉朋比爲奸理應杖懲邵文昇所告田永慶受賄改歷及反招追糧之事件件皆虛罪該反坐姑念鄉愚擬杖以儆翟于民舞文詐財大干法紀本宜照例流徙念年逾七十又非現役姑擬一杖照例折贖所詐之贓退給原主蕭時旺同郭玉至于民之家查歷致啓弊竇亦應杖懲餘審無干免議



冐姓吞產事

看得劉小保即孔興遠乃　聖裔孔印尭之妾孫氏所買之僕人也印尭卒于順治之初年無子止有一姪孔興可承重殯葬印尭夫婦已数年矣尭妾孫氏因夫棄世蚤家下無人使用于順治十六年用價買到劉小保爲之娶妻隨姓孔氏命名興遠門外事令其掌管迨孫氏没而劉小保隨興可居住又歷四載今劉小保見興可懦弱易爲魚肉遂借口謂爲印尭承嗣與興可爭產殊不知立異姓以

蒞祭祀春秋非之律有明禁況
至聖苗裔豈容他人亂宗此事即令印尭在日授受逼真
亦屬亂命況其妾孫氏乎劉小保冒姓孔氏妄起爭端相
應杖懲断令復姓以正宗派所謂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可
也其印尭家産應歸尭姪與可承業小保不得垂涎

申請地畝等則詳

看得偃師一邑逼處邙緱兩山之中尺峡寸坪皆有租賦
古制定爲三等九則徵糧載在邑誌可考明季流寇盤踞
焚燬一空邑無人烟田圖盡行荒蕪我
朝定鼎以來知縣王埏首蒞茲邑招集流亡開墾熟地二百
餘頃創改定爲上中下三則申報　上臺行糧揣王令之
心盖謂草昧之始任民隨便開墾自然擇種上地不妨從
重起科此迺一時權宜之計原非

國家經久之謨豈知三等名色一入賦役全書遂成極重
難返之案哉卑職奉文清查地畝登卭緱之巔縱覽山川
形勢惟見岡陵重疊磽确參差瘠多肥少誠有如呈狀所
云者始嘆古人上一中三下五之制斟酌精當爲不可及
也踏丈至于附近村落每有父老扶杖擁從指點地段曰
某某地皆從前所謂中下下下徵銀一二分不等者而今
槩爲五分行糧矣按冊核地不無缺額而照則筭糧無異
加賦百姓困窮職此之由目今自首地畝限期將滿若不
查循舊制仍照王令則例起科是貽謀不臧王令作俑于
前而奉行鹵莽卑職復慫慂于後煢煢孑遺何堪當此重
困乎況　憲行嚴飭捏報惟恐累民茲若以一二分之地
而行四五分之糧是隱捏報之名而蹈捏報之實因循陋
規貽害窮簷其罪不更甚于王令乎卑職讀書懷古数奉
教于仁人君子又何敢冐昧從事也今據闔縣紳衿百姓
呼籲前來卑職體　憲臺愛民之心爲
國家經久之慮除見在已熟之地現行三等之科不敢輕

議變更外合無自今以後首報地畝仍復下下八九等則起科庶舊章稍復人不畏難將來生齒日繁開墾必多自有漸復原額之望不惟益于民生實有裨于
國計可否准從　鴻恩出自
憲臺非下吏所敢擅必也

勸民栽樹告示

為勸民栽樹以裕生計事照得養民以農事為本制田以樹蓄為先蓋以種田歲有豐歉惟樹木根深不怕旱澇用廣而利大故也當今瑞雪普降四野霑足趁此閒暇潤澤正宜及時栽樹以盡地利合行勸諭為此示仰闔縣里民人等知悉除膏腴之壤不可種木外其餘薄地鹻地及古路道傍荒坡遥堤五谷不生之處相地所宜廣栽樹株務使野無曠土方可稱上農夫爾民有能遵諭不拘何樹栽

至二百株以上者該鄉保登記上農夫簿內送縣有過免責一次以酬其勤其或懶惰全不栽植者鄉保登記逛惰簿內送縣以憑查責物之易生而快長者莫如楊柳今將種柳法開後其法于春分前後掘地爲溝濶二尺寬三尺將那柳橛粗如鷄蛋的三尺長小頭削尖五尺遠一科先將極乾硬老木如饅頭粗三尺半長下頭削尖做個引橛拽一地眼却將這柳橛揷下九分入地外留一分後將濕土填實封個小封堆待一兩個月長出芽來任他長發大

留着到二年後就地砍伐第三年發出粗大茂盛要他成樹留一股不消十年都成材料盖房屋做家伙燒鍋灶賣錢使利益儘多至于柿梨桑棗核桃之利更大尤宜多栽其次五六月大雨時行將楊柳等枝截一尺長也掘一溝寄寄壓在溝裡入土八分外留二分伏天壓桑亦照此法十活八九這樣栽法盜賊難拔生畜難壞天旱封堆不乾天雨溝中聚水不費澆灌入地三尺又不怕沙鹼雖至薄之地一畝也有一二兩的出息諺云人勤地不懶吾民勗

諸

社學告示

爲興復社學以弘教化事照得王道莫急于教民而養正莫先于童子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舉世無不學之人風俗淳良而比屋可封職是故也今學校之廢弛久矣貧家小户苦無延師之資子弟生而茫昧竟不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何物而富厚之家師弟相督父子相傳不過取科第求富貴而已迷誤至今亦不知正心誠意爲何事風俗之不古豈盡民性使然哉爲民父母者與有責焉今本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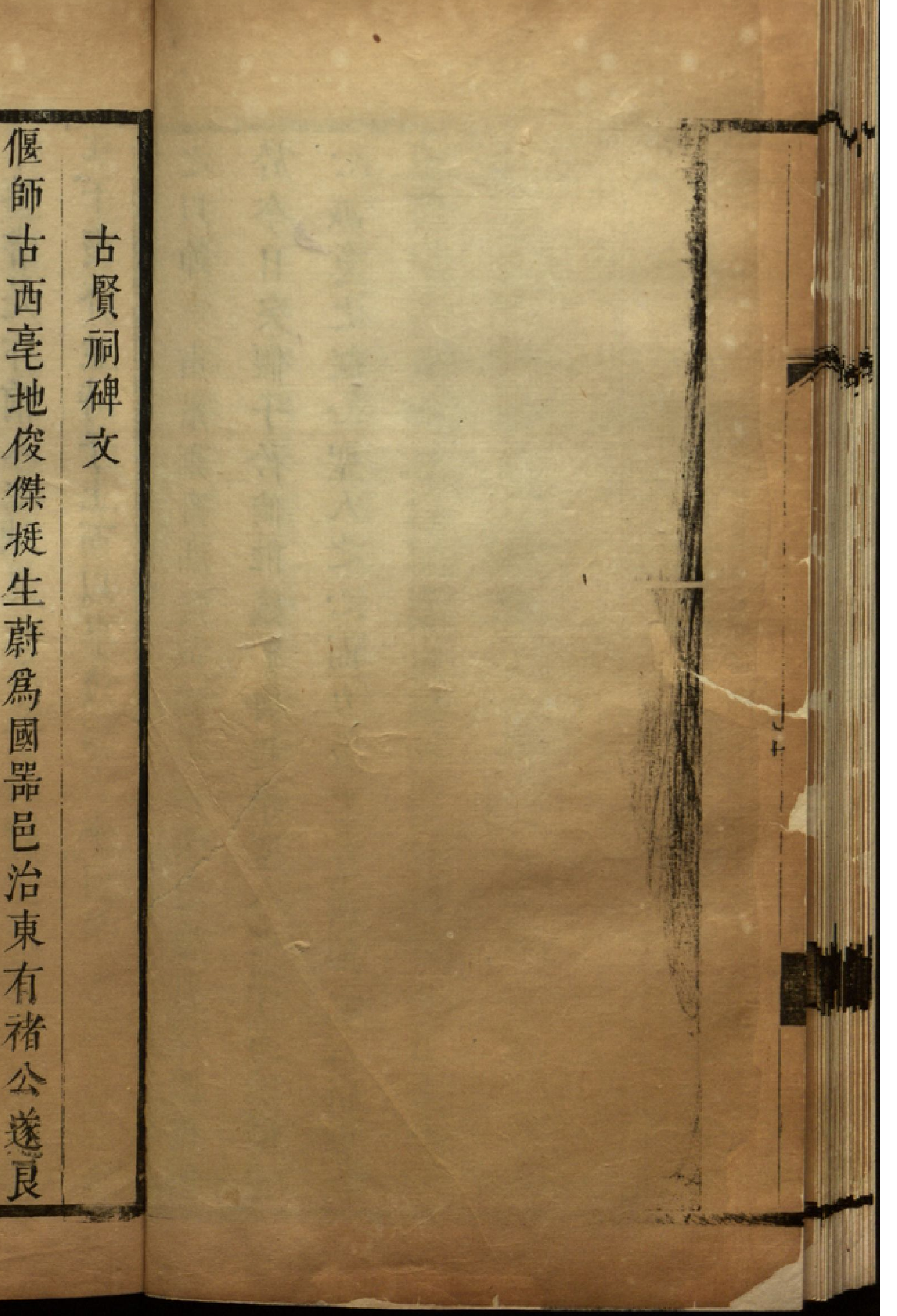
創設社學于　程夫子祠後捐貲延師教化愚蒙擇于三月十七日吉時開館凡我闔城百姓有子弟願學者至期就館一切束脩本縣設處籌費爾等分文異日扶搖直上致君澤民固見王成之雅即不然識字明理成個好人使鄉黨鄰里愛敬亦不負本縣期望之至意也四境社學次第舉行有志贊成者就而商焉

偃師文廟碑記

竊聞古者列國各有學以釋奠先聖下自漢唐宋以迄於今其來遠矣惟聖人之道揭日月亘古今而不磨故遵聖之思歷元會越百世而不攺非獨報功而崇德誠以教化乃王政所先風俗人心於焉攸繫非淺鮮也歲丁巳冬余受

命尹是邑首謁文廟見棟宇摧頹傾軌相仍即慨然有脩舉之志會縣綱久廢諸務倥偬未遑也迨己未春縣事漸次

就理廼集紳士而告之曰學校爲士大夫根本地人才於
是乎出今式微若此無怪乎斯文之不振也余欲重建學
宮增飭俎豆俾棟宇榱題煥然改觀衆其有以與我乎僉
曰善願從事時學博吳君王君輩咸捐貲財同襄盛舉自
大成殿以及糯廡賢祠併週圍之墻垣傾者樹之漏者完
之未有者新作之經始于正月告成于四月一物一力皆
取足于在官與樂輸之紳衿毫無擾于鄉民諸如簠簋爵
斝旌煇樂器靡弗備具更設樂舞生教人教之以雅音雅
之以節奏肅肅雍雍庶幾哉鐘簴禮樂之盛典燦然復興
於今日矣偃子衿倘能感發興起學聖人之學而默體正
心誠意之微心聖人之心而力敦忠孝廉節之行將處爲
鉅儒出爲名卿於以羽翼道統助流政教方不負余拮据
增脩之至意也多士勗諸



古賢祠碑文

偃師古西亳地俊傑挺生蔚爲國器邑治東有褚公遂良祠創自嘉靖之丙寅蓋撫軍遲公檄偃令盧公學韶所建也褚氏有後裔奉祀事載在邑誌歲久傾圮明萬曆顯皇帝之三十四年邑令呂公取而更新之益以先儒並祀於中殷有比干伯夷叔齊漢有卓茂田橫魏有王弼唐有顏眞卿許遠杜甫宋有朱光庭是也祀之者何曰尊賢也盛衰倚伏物之恒理越七十載而余尹是邑祠又廢余心呂

公之心而繼呂公之事舉廢墜而重脩之祠成矣而猶有
慮慮夫褚氏家世緜卭其本枝宗庶歲時薦馨香而仰見
高曾混側同列何以展不匱之思乎余于是復建堂宇三
楹于前俾褚公後人獲嘗祀焉先後輝映各得其所矣雖
然猶有憾邑西十里曰尸鄉伊尹之墓在焉尹以事君之
誠發為事業炳若日星克塞宇宙顧不得于卓茂諸子同
享蒸嘗是亦前人之缺畧也余于是躋伊尹而首祀之與
比干夷齊並峙于上而以卓茂諸子分列左右配饗焉尊

聖也賢聖往矣其尊崇之者何也曰天地之所以不敝者
恃此浩然之氣有以維持綱常名教于勿替聖賢者浩然
之氣所存而綱常名教之所從出也賢聖多矣何獨于數
人而尊崇之曰人以地異地以人傳之數人者或為流寓
或為宦遊或生長隱焚于其間雖時有先後位有崇卑推
其道皆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皆足以範俗而垂世故
祀之也後之學者仰瞻廟貌憑吊芳踪登山思忠義之節
臨流玩天錫之文求所以綱維夫名教而符合乎古聖先

賢之心則浩然之氣常存于霄壤而孤立之天地亦得以
永奠清寧于無疆矣是烏可以無祀而烏容以無脩乎遂
援筆而爲之記

申請漕米改折詳

爲漕米額銀不敷懇　題改折以蘇民困事竊照
朝廷分設有司原使撫綏窮簷令人人得所若目覩小民疾
苦委于分不得爲遂爾緘默不言是上負
朝廷下悞百姓其何以偷視息于人間乎如糴買漕米事乃
中州百姓大累不得不據實詳陳焉請執偃師一縣言之
偃邑每年額編並耗漕米四千五百八十八石零額設米
價等項共銀四千七十兩零於康熙十六年奉文每石核

減銀一錢四分共節省銀六百四十二兩零又每石除餘銀一分共銀四十五兩零又除盤剝銀六十七兩零潤耗米銀三百三十五兩零裁鮮糧道外實在米價銀二千九百餘兩仍有圍夫盤剝等項種種必不可已之費現在買米銀不足二千兩該買漕米四千五百八十餘石未免拮据幸而十六年米賤猶可勉強撐持迨至十七年荒旱薄收米價湧貴每石長至一兩三四錢不等較之往年將近三倍嗟此不敷之銀爲數甚多取之于官官無點金之術不得已而議糶貸議幇貼剜肉醫瘡多方湊辦迄今元氣未復不意今年春夏又旱焦枯之餘秋螽疊生食禾害稼米價較前更貴是災重及民閭閻窮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如此窮困即百姓惟正之供完納尚且艱難而顧于筋力既竭之餘再加追呼緩之不濟漕務急之必用敲朴將見捶楚之下賣兒鬻女困頓流離無所不至矣爲民父母而忍令小民賣兒鬻女困頓流離至于斯極職業全瘝品行盡壞即幸免于 功令之嚴譴其如清夜之難安何每念

及此血淚交流而且通省之地方迥別災傷之情形各異
甚有被災賑濟之處流離轉徙之鄉無兒可賣無女可鬻
追呼難施勢必缺額至此而有司之功名不足惜又恐大
費 憲臺之籌畫矣古語云琴瑟不調必退而更張之言
乎法無一定貴乎因時制宜耳當斯水旱螽蝝相繼而起
十室九空民命如縣之秋若不急爲變通臨時必至貽悮
查康熙十五年舊例漕米曾經改折成憲不遠非同創舉
懇乞 憲臺爲百姓惜脂膏即爲

國家培元氣援例具 題痛切入
告將本年漕米改折觧銀一轉移間可省中州無窮之財
力上無損于
朝廷而下有造于百姓利賴不小民生幸甚况邇來
京師地震
天心示警
皇上憂勤惕厲諭令中外臣工直言無隱共圖脩省倘獲所
請是以恐懼脩省仰荅

天心之一大端也

裕國足民議

看得一代之財自足供一代之用稽古帝王之國幅員不過五千里其間堯九年水湯七年旱舜征有苗禹戮防風是水旱兵戈盛世難免然而國用未聞匱乏百姓未至困苦者兵民合一生之者衆而耗之者寡其道得也我

朝崛起東北戰勝攻克猶有寓兵于農之遺意焉厥後混一區宇礪山帶河延袤萬里較古規模宏且遠矣邇來逆氛

未靖軍興旁午司 國計者廣開事例屢裁存留可謂利
析秋毫矣而 國用仍然未足民生漸至困苦者其故何
也兵民分而耗費廣入不敵出 國用安得而不匱哉畢
職以爲當今而籌裕 國足民之道不在生而在節節之
之道多端首在核進取之兵與撤駐防之兵小醜乘間竊
發邇來漸次蕩平其有待而未下者不過雲貴四川而已
然皆依山負險攻取之法利於步而不利于馬而
國家畜養馬兵之費倍于步卒職以爲宜行馬一步九之
規如用兵十萬精選步卒九萬以爲前茅量留馬兵一萬
以爲後勁其餘盡行裁減其所省豈止億萬哉其次駐防
之兵數少不足禦侮數多坐費 國帑職以爲除省會重
地量留客兵有荒之處督其屯田其餘各府州縣駐防之
兵盡行撤去令方面有司各自爲守其所省又豈止億萬
哉省此千百億萬之冗費不事搜括而
國用足至于民生之困苦有司掊克害之也使有司廉潔
自持視邑如家重農桑驅游惰栽樹畜以廣孳息崇儉朴

抑奢華禁燕會以蘇物力去其累害遂其生養而民有不樂業者哉雖然有司之措置上司能制之而究極措置之所由來則非有司之所能制也爲淵敺魚爲叢敺雀其來有自拔本塞源是在

憲臺非下吏所敢擅必也

請緩徵詳

爲詳請緩徵以甦民困事竊照則壤成賦古今通義計田出租乃百姓職分之當然況軍興旁午需餉孔殷自宜竭蹶輸將以佐急需無奈連年以來水旱頻仍小民勉強完糧筋力已竭延至今春十室九空南坡一帶草根樹皮剥食殆盡窮苦可謂極矣嗟此窮苦之人氣息奄奄救死不贍安有餘力辦納錢糧乎雖偃民安土重遷未肯輕去其鄉然而去麥尚遠青黃不接忍令其坐以待斃乎卑職見

今倡率紳衿有力之家多方賑濟伏乞　憲臺俯念民爲
國本荒歉堪憐將二次所派之餉已完過半其餘寬於麥
後徵解庶作息之羣黎得以盡力隴畝而困憊之餘生亦
不致轉死溝壑矣卑職豈不知軍餉緊急不宜冒昧求寬
但目覩斯民疾苦自應代爲呼籲若惟
功令之是畏而不恤小民之艱難恐敲朴之下流亡接踵
不惟目前之追呼徒勞無益抑且流亡難以驟集併麥後
之錢糧亦匱絀而不前矣

重建明倫堂併兩齋房記

明倫堂爲學宮敷教之地詩書禮樂所由興天下人才所
自出也是故訓誨引掖師儒登堂而講學步趨服習弟子
執經而問業胥于斯焉攸寄則斯堂之關于風化者誠重
已偃邑舊有明倫堂不知創自何代規模狹隘執事者失
時不葺以致棟宇摧頹不蔽風雨余于重脩文廟之次年
集諸生而告以維新之舉時諸子衿亦願從事遂捐資庀
材徹底重建易朽腐爲壯麗改湫隘爲弘敞凡一甍一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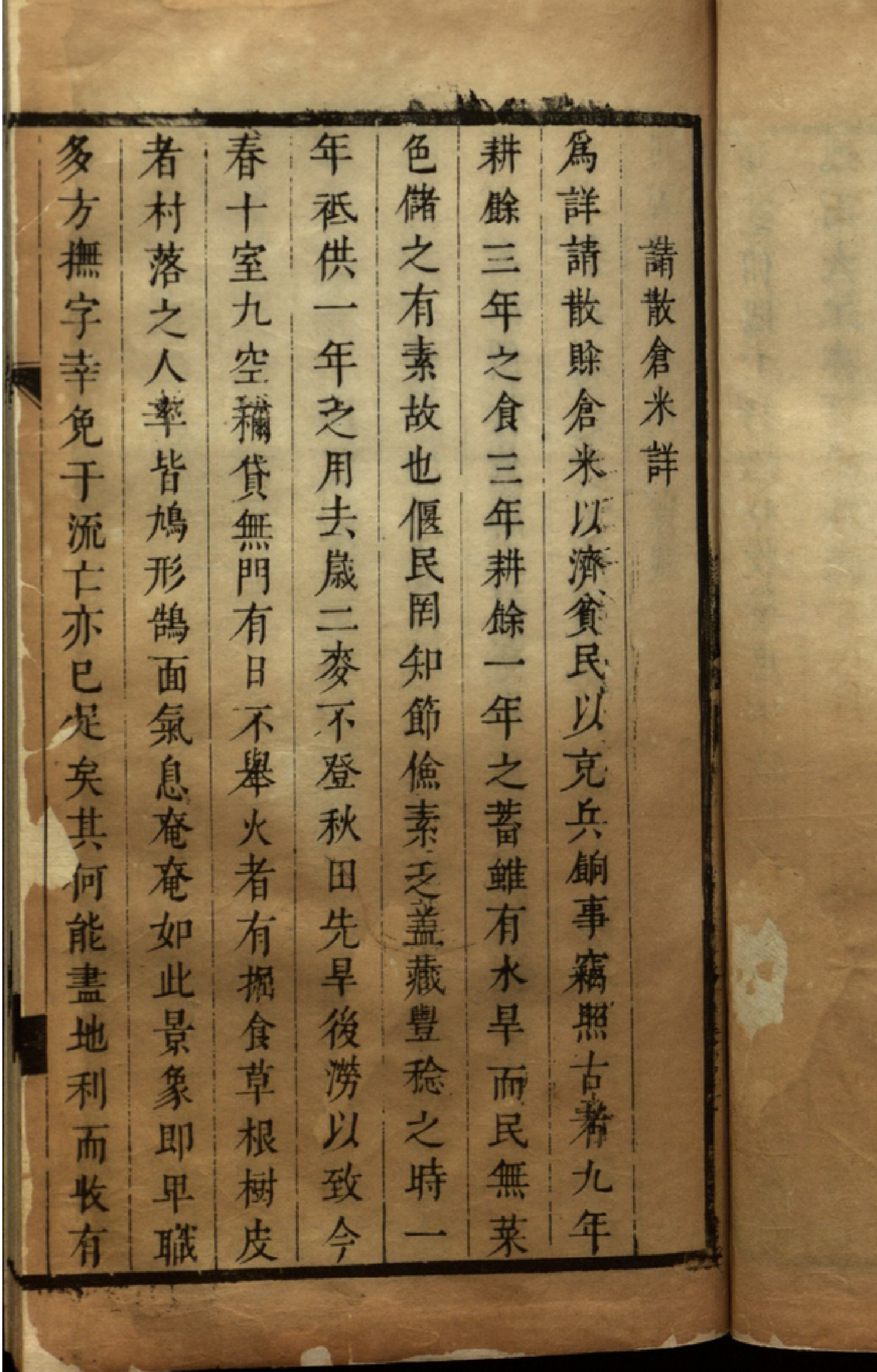
皆出自已之心力不以絲毫擾吾民又慮左右空缺弗稱
崇閎復建兩廊齋房各三楹洋洋美麗與文廟並稱大觀
矣功既竣子衿輩顧而樂之屬余言以紀其盛余曰脩舉
廢墜振興文教廼有司職分之宜然此亦何足爲吾功然
余終不能以無言者以余所以期望爾多士不在尋常意
計之中盖將循名責實進多士而勗以敦倫之學也爾多
士果能顧名思義克盡子臣弟友之誼而禔齊治均平之
業則明體適用學爲真學升堂不愧入室無難若曰今之
藏脩游息者不過拾青紫博傑名而已則倫堂虛設身心
無補是負余並自負矣而豈余風雨疲勞經營締造之初
心哉爰拜手而爲之記



駁換座船木料詳

查得偃邑逼處邗緱兩山之中所產率多柿果楊榆等樹獨槐木最少打造座船蒙派偃師材料除一楸一榆外其餘約用百株不止盡是槐材卑職以公事不敢推諉即遵檄分頭採買勿論鄉紳士庶擇其堪用者隨買隨運隨解隨送距于二十八日准鞏縣陶縣丞收管除前送板一千餘尺外此番止收長者数株其餘堆放河干槩令駁換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高者未必皆大大者未必皆高惟在

接連搭配使各適其用而已若必盡要丈七八一樣長者
方爲堪用偃邑四境原無如許之高桅即有銀錢不能使
桅材頓長恐天公亦無是生材之法矣况
憲臺原發之
单湯浪等板止顯尺寸厚薄並無拘定尺丈以其可以接
連也目今運解將完而仍任意駁換置此物于何地且偃
邑桅材不過搭造上盖其着力輕于船底今輩縣所造之
船底豈皆一節到頭而不接連者乎着力處長短接連而
上盖不着力處反欲整木渾施非刁蹬而何哉懇乞
憲臺俯賜主持檄令收管庶不致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
地而大工亦可速成矣



請散倉米詳

爲詳請散賖倉米以濟貧民以充兵餉事竊照古者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年耕餘一年之蓄雖有水旱而民無菜色儲之有素故也偃民罔知節儉素乏蓋藏豐稔之時一年秖供一年之用去歲二麥不登秋田先旱後澇以致今春十室九空稱貸無門有日不舉火者有掘食草根樹皮者村落之人率皆鳩形鵠面氣息奄奄如此景象即卑職多方撫字幸免于流亡亦已促矣其何能盡地利而收有

秋之望哉據集市報稱斗米糶銀二錢八分價值之高数年罕見查早縣有奏報在倉粟米一千五百石職思倉貯之糧原為備荒而設當此 國用匱乏之時亦不敢輕請賑濟糜費 國帑懇將見在倉米倣古常平倉之義每斗減去二分作價賒于貧民以接三春籽資耕耨待麥終秋成兩次照價收值解 司克餉目前便民秋後裕
國上無紅腐之虞下鮮稱貸之息 國計民生兩有攸賴可否准行伏候 憲裁

再詳

覆看得兵興以來民鮮積蓄去年夏秋薄收今春米價湧貴嗟此孑遺粒食維艱是以詳請賒散倉米以地方所有還之地方俾窮黎得米不費銀錢濟目前之窘急既以便民按斗而作時值收麥秋之善價還可以裕
國非與告災請賑直動
朝廷之倉廩者所可同日而語也百姓聞職具詳莫不翹首跂足欲得此米若大旱之望雨懇乞

憲臺軫念荒歉俯照前詳允准所請一轉移間在上爲不費之惠而在下爲當厄之與恩波寧有量哉倘

憲臺或慮收穫難定償還不前卑職情願代民賠補惟祈速賜批行庶幾百姓之望愜而卑職饑溺由己之心亦藉是而稍慰矣

挑築墻濠示

爲挑築墻濠以資防禦事照得時值多事隄防盜賊迺地方第一要務聞縣屬各鄉鎮舊有墻垣護衛鄉村經兵火之後傾頹無存百姓房屋之外半爲曠野啓閉無資防禦何賴雖本縣蒞任以來四境無虞萬民樂業百姓幸享安靜之福然而有備無患古訓昭然寧可備而不用豈可用而不備乎爲此示仰各鄉鎮居民人等知悉趁此閑暇無事之時當爲未雨綢繆之計各將本村庄住房以外公同

鄉保牌甲人等相視形勢周圍築墻墻外挑濠大家鼓舞齊力濬築墻要高厚濠要寬深不得節房太近近恐傷屋亦不得離房太遠遠恐傷地務使周圍嚴密無隙可乘兩頭各立大門夜間關門上鎖各家輪流巡守稍有聲息齊力堵禦賊人豈能飛越哉一勞永逸利益實多工成之日本縣親臨驗看引杯滿斟爲爾百姓酬勞其中倘有强梁之輩躍冶不遵或護惜已地違道挑築者許該鄉保公同陳稟以憑拿究若怠玩不遵仍前廢弛一遇賊盜竊發鄉保牌甲人等賊要爾拿限要爾比無窮苦累爾民自受王法無情勿謂本縣言之不蚤也本縣爲地方捍禦患起見一片血誠勸諭爾民各保身家不委官查擾不差役催督遇閑即做農忙暫止期于十月間全完爾等其𦛨體本縣痌瘝關切之意諦聽無忽



重脩兩程夫子祠記

斯道之統肇自堯舜傳之孔子闡揚發明賴有子輿氏子輿沒而微言絕邪說榛蕪克塞仁義世風陵替有由來矣兩程夫子應五百年之昌運接踵並起倡明道學于伊洛嵩邙之間遠以紹堯舜以來斯道之傳近以扶姬孔而後人心之正使千四百年不絕如綫之統如揭日月而重新先儒謂其表章羽翼之功不在子輿氏下信然哉偃邑爲夫子丘隴地華表巋然眞派也明萬曆之乙巳年偃令

公卜地文廟之左剏建殿廡講堂肖像于中置腴田奉祀事丹雘輝煌望之儼然起敬迨其後祀田湮而祀事廢棟宇墻垣漸就傾圮余承乏玆土仰瞻廟貌之摧頹惻然動念奈饑饉洊臻軍興旁午未遑也治偃二年歲稍稔迺捐資庀材易朽敗而更新之自殿堂大門牌坊以及周圍之墻垣次第重脩凡三閱月而告竣功既成集紳士而告之曰若知所以敦崇脩舉之意乎風俗之淳漓視乎道道統之絶續視乎人兩程夫子之人卽堯舜以來相承之人兩程夫子之道卽堯舜以來相傳之道載道之人無時而去于人心卽斯道之統無時而不在天壤余之風厲人心開示來學者端有賴于此豈止爲妥神靈飭觀美哉諸士曰唯唯請書斯言于貞珉以爲高山仰止寤寐羹墻之藉云



創建文昌閣碑記

按天文志北斗二星爲文昌司命次接三台後連奎宿掌握宇内文衡斯固天文麗于上而人文成于下是以天下士君子咸尊崇奉祀焉歷代都邑建文廟必立 帝像以主之載在祀典其所由來者遠矣聞偃邑舊文昌祠在北城上不知廢自何時良因方位舛錯有碍居民迄今缺而弗補邇來文風不振科目中絕職此之故余于治政之暇覽山川形勢縣治來脉盖庚龍而以首陽山爲少祖者

前峯聳峙則景山爲對案後岳盤繞則印嶺爲護屏伊
洛之水由西東注歸大河但嫌流水傾瀉渙而不收所以
民貧而鮮盖藏是文昌一祠關文運之盛衰而龍煞一帶
尤民生之休戚所係則富教之道所當併舉而增脩之功
不可不亟講也時諸紳士亦願從事遂于庚申冬捐貲鳩
工建崇閣于震方安文昌于其上一以補文峯之缺畧一
以作水口之捍門夫以　帝之神靈掌三百羣賢之命自
能永錫士類俾爾昌爾熾也廼其坐鎮水口萃渙爲聚又
蕪以潤澤生民俾斯倉斯箱矣從此民豐物阜家給人足
多士蔚起科第蟬聯豈非此　帝賚之純嘏有以致之哉
余故喜其成而樂爲之記



分水示

為詳定畫一之規以杜爭端以永水利事照得本縣不俾勞費濬池開渠原欲惠我蒸黎興永利也然而利之所在人爭趨之若不詳定規則恐美利難均爭端易起是欲興利而反為厲階矣今將規則開列于後爾等按地認工按時澆地安享自然之利無事之福倘有倚強凌弱搀越截攔獨霸水利者許下首使水之人同渠頭稟官究治仍罰本年不得使水嗚呼法立而爭端可杜爭息而渠乃可



和乃得長本縣一片婆[illegible]

事之人各宜凜遵毋得㬟我[illegible][illegible]